退溪言行錄 地

交際
飲食衣服之節
樂山水
遊賞
事君
告君陳戒

居官 附教子弟 居家
論[illegible]學
論禮 冠昏喪祭
論時事

廿三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三

類編

交際

先生待人甚恕苟無大故者則未嘗絶之皆容而教之冀其遷改而自新焉 金誠一

先生待人喜怒不形於色榮川守李銘素悖慢嘗來謁倨傲無禮咳唾自若指點屛障評論書畫先生隨而荅之侍坐者皆有愠色而先生略無幾微見於顔面 金誠一

有録事梁成義者為本縣縣監士人皆賤其為人先生盡其民主之禮久而愈敬成義反挾地主之尊嘗到漁梁伻邀先生辭甚倨傲先生辭以疾令子弟往見聞者皆怪怒而

先生終不言其失 金誠一

監司姜士尚訪先生于陶山旣去明一等即入謁主倅在座設酌酒半先生乃言久欲謝此送迎而不可得仍示一絶云寒事幽居有底營蔵花護竹衛羸形慇懃寄語相尋客欲向三冬斷送迎此其言志之作恐人以我爲薄故不敢示人今始出之非薄也乃不得已陳情也 金明一

嘗言士大夫相與之際一往一来乃禮之當然也但如徵士等人不可行此禮中朝呉與弼 號康齋 以處士召在都下凡於士大夫之来無不往答賀醫閭 名欽 深以爲非 禹性傳

對客設食必稱家有無雖貴客至亦不盛饌雖卑幼亦不忽焉 金誠一

客来常有酒食必豫教家人以供俱之未嘗對客言之 金誠一

待門弟子如待朋友雖少者亦未嘗斥名稱汝送迎周旋揖遜致其敬坐定必先問父兄安否 金誠一

朋友死雖遠必遣子弟賫文致祭 金誠一

德弘問曰客有来見則不論老少貴賤而皆當敬之否曰亦當敬矣但待之有道朱子論教惰之説曰教之為害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

而已爾以此觀之凡待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豈可不論老少
貴賤而一切敬之乎但先有忽慢之心亦不可也黃公孝
恭雖卑幼之人必出大門外迎送恐亦過矣 李德弘

德弘問曰或云禮家長使我出迎客我出不拜客客入而坐
定然後拜之是否先生曰不然我代長者迎之而不拜於
義未安若長者親出迎則姑避不拜是則可矣 李德弘

德弘問曰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如不勝己者則一切不與之
交乎曰常人之情好友其不勝己者而不好友其勝己者
故聖人為如是者言之非以為一切不與之友也若欲一切
擇善人為友則此亦偏也曰與之惡人處駸駸然入於其中
則奈何曰善則從之惡則改之善惡皆吾師也若駸駸入他

則亦何以學爲也哉 李德弘

飮食衣服之節

先生對客飮啖不聞匙著之聲其飮食之節每食不過數三器暑月只脯乾而已 嘗待食陶山盤中只有茄葉菁根海藿無餘物矣 ○金誠一

非有賓客則未嘗設不時之饌 李德弘

先生嘗入京寓西城內左相權公 名轍 來見焉先生具飯待之淡饌薄味不可食而先生若啖珍味少無難意權公竟不能下箸退謂人曰從前誤養口體到此甚可愧也 禹性傳

先生飮酒未嘗至醉微酡而止其接待賓客隨量勸之稱其情款焉 金誠一

先生嘗曰我眞福薄之人啖厚味則氣如痞滯不安必啖苦

淡肰後方利膓胃 金誠一

金就礪造幅巾深衣以送先生曰幅巾似僧巾 言失其制 著之似未穩乃服深衣而加程子冠晩年齋居如此客来則改以常服焉 金誠一

庚午九月自陶山將返溪堂冠程子冠衣深衣 自京初造来 親啓門招德弘曰今日欲試古人衣冠耳 李德弘

戊申正月拜丹陽郡守先生乞外旣有深意而求爲是郡蓋以郡乃山水鄉也郡地龜潭島潭等處最爲奇勝而時值連凶賑饑未得常往来於其間敀於簿書之暇間或游賞而寄興吟詠焉 李安道

郡 郡即豊基時先生為郡守 有小白山乃南紀名山也先生嘗跋馬獨往登陟

岡巒累日方返飄然有南嶽之興 金誠一

其在二郡(丹陽 豐基)清風灑然無一點私累簿書之暇唯以書史自娛或超然獨往倘佯水石間田翁野老望若神僊 金誠一

先生五十歲尚無家初卜于霞峯中移于竹洞竟定于退溪之上宅西臨溪作精舍名曰寒捿引泉為塘名曰光影植以梅柳開以三逕前有彈琴石東有古藤巖溪山明媚宛然成一別區焉丙辰歲誠一始展拜于此左右圖書焚香靜坐翛然若將終身人不知為官人也 金誠一

庚戌二月始營室于溪上今之西家是也先是得地于霞明洞紫霞洞峯下搆舍未畢以洞近洛川川乃官禁所及謂不宜子孫之居遷于竹洞又以洞狹隘且無溪流乃卜於溪上蓋

三遷而定居焉 李安道

晩卜地於陶上築室藏書地在江上冬日甚寒不能居春夏則常處其中或於花朝月夕獨乘小艇沿洄上下興盡而返玩心經籍寄興溪山頹然若無當世之念矣 鄭惟一

先生得陶山未成精舍時常言山水清奇甚合所求夢寐間常在此中 金富倫

初作陶山書堂欲令僕隷守之惡其不潔令山僧別居隴雲精舍以守之蓋亦朱夫子俾道士守雲谷之意也 金誠一

辛酉三月晦先生步出溪南齋率李福弘德弘等往陶山憩冢頂松下時山花盛開煙林明媚先生詠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之句德弘問此意如何曰爲己君子

無所爲而然者暗合於此意思學者須當體驗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小有一毫爲之之心則非學也後李德弘問自承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之誨小知君子爲己之學先生曰子美之意非言爲己亦當日將假借以明之耳到玩樂齋時初立未就坐節友社梅下有僧進南濵詩先生吟咏數遍曰此老之詩例甚奇險次則不然曰次以贈又作一絶云花發岩崖春寂寂鳥鳴澗水樹潺潺偶從山後攜童冠閒到山前樂考槃德弘問詩有沂上之樂樂其日用之常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也先生曰雖畧有此意恐推言之太過高耳 李德弘

辛酉四月旣望先生與兄子㝯孫安道及德弘泛月濯纓潭泝流泊盤陁石至櫟灘解纜而下酒三行正襟端坐咏前赤壁

賦曰蘇公雖有病痛其心之寡慾處於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以下數句見之矣又甞謫去載棺而行其脫然不拘如此曰以清風明月分韻得明字詩曰水月蒼蒼夜氣清風吹一葉泝空明匏罇白酒飜銀酌桂棹流光擊玉橫采石顚狂非得意落星占美寂闌情不知百世通泉後更有何人續正聲其有得於山水者如此李德弘

壬戌獵先生在陶山月夜招士誠登天淵臺命誦武夷九曲詩仍口號一絶以贈曰半夜遊仙夢自回起呼幽伴上江臺清風有意迎懷袖明月多情送酒盃仍傳數盃時九月十九日也鄭士誠

若有山水明媚瀑沛倒流處時或抽身獨往玩詠而還李德弘

庚午九月德弘攜一二冠童先遊伊洞將還蒼頭來報先生小車且至德弘欣然而進先生獨坐丹楓下洞石邊迎笑曰君已還耶明日贈詩二絶云野菊時聞撲馬香幽尋泉石傍斜陽欲呼君去同遊賞人道君先入杳茫王丹城前小有天丹楓碧澗睽寒烟何當鑿出瑤池水滿種蓮花更可憐 李德弘

嘗侍坐山堂適於前郊有騎馬而過者斡僧曰異哉是人過進賜而不下馬先生曰騎馬者如畫裏人只添一箇奇勝何過之有 李德弘

出處

戊子春赴司馬覆試不待榜而還鄉未渡漢江聞榜聲而南行了無喜色蓋已發程或有亟還之事不爲應榜也 金誠一 ○進退決不

爲名利所動已兆於此行本註

嘗曰少多疾病自中司馬之後殊無進取之意惟以奉親養病爲心𤗊仲兄敦勸更作遊泮應擧之計黽勉數月事多肘掣居喧囂精神眩怳中夜思之轉覺不堪未幾中第故以至於今日不然則再入國庠以圖決科決知其不可爲矣 金誠一

乙巳之亂先生已入罪籍李元祿芑之姪芳之子申救甚力李芑乃反待罪而解之蓋先生修行端潔無有疵纇小人雖欲捃摭而不可得且天之生斯人非偶然豈讒賊之所能害哉 金誠一 ○鄭惟一錄曰乙巳之變與李湛等四人同罷物論譁然皆謂先生不當罷且有營救於李芑者芑待罪言李滉無罪臣宗誤圖之遂命復職自此仕意益薄力求外補得丹陽郡守就移豐基踰年棄官歸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 召赴京舟到楊根

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入城堂吏以朝報來示則大禍已作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維谷僶勉供職方謀乞外而其得未幾鳳城君之獄又起先生知不可救未幾移疾仍出守丹陽金誠一乙先海辛亥四月鄭仁弘誣先生以丁未同參請罪鳳城之論時李白沙恒福諸人在政府上箚辨之曰臣等嘗聞之故老李滉於丁未拜弘文應教之日三司並發請罪鳳城之議滉自外初還未知論議首末既同參翌日於榻前大臣以下皆避席而請鳳城之罪雖直臣如安名世亦莫敢異同滉獨不避於席及退控免本職九死路頭能亦截鈇之勇萬馬奔中能有駐馬之力事之難處其視不與是論者尤有甚焉而滉能之今仁弘以是而為之罪不亦太刻乎云云出旅菴南漢雜稾

壬子秋陞堂上爲成均大司成先生見士習益婾難以教化未幾辭免乙卯春以病辭職徑出 國門雖朝中士友常所往來者亦皆不知也 鄭惟一

戊午赴 名時尹元衡當國方濁亂朝廷有一史官識其出處

蓋不知先生心事也初 明廟名命累下而循堅辭者正以

時不可出也 徵名漸峻至有以予不足與有爲云云之

敎先生聞 命瞿然僶勉詣 闕非其心也故 除大司成

工曹參判未嘗爲供職計在五朔多在散秩 金誠一

與子雋書曰三冬卧病得免罷黜足矣及有此濫分事其爲難

處口不容說再乞改正衆論皆以謝 恩前辭免爲未便不

得已強疾出謝又再辭 不許勢至無可奈何鄉議所慮亦

固有理吾亦知不可每每辭避然六朝亞卿事體非輕吾豈

養病之坊耶二月間必欲請退 家書

己未春以焚黃得請故再被 召命終不赴遞拜同知中樞府

事自此至甲子凡六季長帶同知職名先生屢疏辭之終不允或請先生曰何不累辭期於得請先生曰辭之未蒙 上允而反得情外虛美之語是以不敢耳乙丑春始得請先生喜謂人曰吾今始作山人矣 鄭惟一

先生嘗以在野朝銜為未安控辭累年乙丑 明廟始許之先生感戴 天恩喜形于色顧謂左右曰余自此始為天放之身矣賦詩八章以志喜 金誠一

乙丑十二月 除同知有 旨曰予以不敏之好賢之誠自前累召每辭以老病予甚不寧卿其體予至懷斯速上来先生自少志道晩尤好學不樂仕宦退居于禮安時人仰之如泰山北斗至是元衡既死士林想望治化及 召命下人皆欣

忭 李珥

丙寅四月李先生辭病不來于時 上眷甚重雖牛童走卒莫不慕其名皆欲一見其面先生終不起識者以爲憂 李珥

每有 除命必蹙然謂學者曰平生爲虛名所累以至於此吾誰歎之天乎 金誠一

丁卯先生屢被 召命不得就道道六月十三日往宿于龍壽寺先生曰致仕古義而吾東方例不許之此人臣甚難之處也富倫曰人君任使已久而一朝聽其自退於情必有所不忍者矣且如宋朝迫令致仕此則恐非待臣之辱道也先生曰似薄而必使之致仕者何也君試思之 金富倫

丁卯七月李先生爲禮曹判書先生守道山埜人望日重 明

宗累召不來末年 召使接待華使乃至未及拜 命 明
廟昇遐曰在朝撰 明廟行狀及拜宗伯辭以疾 上曰聞
卿賢德久矣如此新政之時卿若不仕豈安於心乎李珥謂
先生曰幼主初主大位時事多艱先生不可退去先生曰道
理雖不可退以吾身觀之不可不退身既多病才亦無能益
也珥曰先生若在 經席之上爲益甚大仕者爲人豈爲已
乎先生曰仕者固是爲人若利不及人而患切於身則不可
爲也珥曰先生在朝假使無所猷爲而 上心倚重人情悅
賴此亦利及於人也先生不肯 李珥
今 上卽 宣廟初年先生以禮判辭遞未及呈告還鄉人皆起之
蓋奇高峯等諸賢多驟于朝廷每 筵席極言先生道德行

義無愧於程朱不可不急先格用爲行道濟時之地先生已
聞而不樂一日門人告曰高峯諸人之意皆以爲先生入相
然後吾道可行當請對陳 啓云先生瞿然卽不告諸友翩
然南行 金誠一
戊辰春柳應見言於德弘曰先生之意固非小子所能窺測然
無一言及於時事外人頗有見溺不援之疑況今 初政似
有可爲之兆乎子盍爲我稟之德弘以告先生笑曰我合下
不解事只是病廢之人而已何能有言乎且格君之非正大
人之事豈我所敢當哉假使有大人之才德如不量時而動
則無益於國家而有失於已今世或有言不見用徒蒙顯擢
者誠爲可耻也往者晦齋先生上十條疏特陞嘉善未聞採

用跡中之一事此豈先生之心乎可爲今日之明戒也我本孤陋屛居山野無寸善可取無一言可記反爲虛名所誤爵命稠疊已不勝其愧懼矧反有言以重虛誤乎昔介子推言於其母曰言者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此言深有味 李德弘

戊辰七月二十五日朝講思政殿李滉始入 經筵啓曰自古冒受過分之職者或不無其人然在朝而漸進者於事體似不大妨小臣老病無狀自知不能而退去矣一陞其爵不敢當而去則因此而又益陞自 先朝力辭而退今日之陞又若是自古或隱士有虛名者一時不知而誤用者有之小臣出身十餘年官至三品與臣相識者孰不知臣之駑劣乎臣

旣自知而退去一朝頓變爲賢人萬無其理 聖主若許小臣之願使遂愚分而得行其志降授一資則欲爲退去矣右相洪暹曰李滉之言非徒謙讓宗出衷曲矣但欲退去事極未安 聖諭所謂至誠相待則讒間何從而入乎云者誠至當矣滉曰果得其人而待以至誠則可也如小臣及不如人虛名誤徹使 聖上好賢樂善之誠歸於空虛極爲惶恐以此誠意移用於其人則 宗社之福豈有大於此乎 堂啓日錄

戊辰八月以判中樞帶 經筵職名故事知 經筵只參朝講不入晝夕講朝議以爲 經幄不可無先生使并入參先生以人君不識仁體則一膜之外皆爲楚越 金誠一又記此日人君不識仁之體段故天地萬物與吾不相干一膜之外皆爲楚越云云 乃請進講西銘上六條疏 上

納之 金誠一

先是朝廷患軍額多缺將括丁改籍先生 啓曰今年水旱民迫饑莩宜少緩以俟豊稔 上曰為國而不聽御言耶即停之時大臣李浚卿權轍等力主其議一朝先生 啓罷之皆心不能平閔起文承其意於 經席 啓曰國事既與大臣議定而旋以一人之言改之不幾於道旁作舍乎後轍又啓則其時若一月不罷則事已就緒而為人言所撓追悔莫及之 文昭殿之議起先生欲因此機正 太祖東向之位定昭穆南北之序具圖貼說以進 上特命名對乃下其議大臣禮官以為不可而止 金誠一

戊辰冬先生在京歸意已定性傳稟云士君子生世豈但守退

去一節只相其時如何今　主上向意為治恐無可去之義
先生曰君亦有是言耶如我者在此何所為耶相知者不諒
吾情他尚何說其去就之間確然不苟如此 禹性傳
先生絕意名宦金安老敗乃躋顯要　中宗末年受由辭歸蓋
將以永退也而　召命輒下勢有所難處或上狀或陳疏苦
辭未得義盡勢迫不獲已而就焉 禹性傳
先生戊辰之出不可謂無其意而一時老事之徒悠悠泛泛度
時日饕利祿者相環也凡先生所欲為皆被之所忌或有建
白非惟泥而不行又從而指目之動與為矛盾不得一有施
設則不為其事而享其爵祿豈先生之心哉其與人書曰在
此不穩事逐日如麻安得不急於歸計耶其意可知也 禹性傳

戊辰冬與高峰侍坐高峯戒性傳曰為學必以聖賢自期當官必以盡職為心且云凡人不可有避事之計先生曰此言甚好宜各自勉但避事之言不可以一槩論也如某近日拜爵必辭遇事必縮固似避事之計然山野之人未諳朝廷事宜而欲免避事之嫌便當遇事擔當則非徒有不勝其任之敗必獲妄作之罪矣 禹性傳

己巳春上章乞骸劄四上猶不已 上知不可留乃召見便殿問所欲言 命馳驛遣還士林咸惜其去至有涕泣咨嗟者洪右相暹書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之句以寄之先生荅以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之句乃信宿江寺而行 金誠一

己巳之退言於人曰吾在都中病益深痼日且寒冱每念田畫

隱嘿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之語常以死於城中為懼
未嘗一日安寢及出都門自慰曰此後雖死途中何恨之有

李德弘

先生曰我之進退前後似異前則聞　命輒往後則有　徵必
辭雖往亦不敢留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尊則任大豈
宜輕進昔有人失其名除大官則輒往曰　上恩至重何可退
也余意則似不然若不顧出處之義而徒以君寵為重則是
君使臣之事君不以禮義而以爵祿也其可乎金誠一

一日講論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章至小註朱子曰有道不必
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
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向明去不可不出無道如天將

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向暗去須見幾而作性傳向明而暗云
者只是見人君之賢否而進退耶答曰不獨是見君之賢否
君雖賢其當國大臣若有妨撓之事不得行我所爲則不可
仕也故朱子遇孝宗之時孝宗質美三代以下罕出之主而
又招之甚誠可以仕矣先生一聞寧執有不平之語即棄而
去之閒君雖不如孝宗而在朝無如此之人則可以仕乎曰
然寧宗大不及孝宗而即位之初朱子就召及其信任韓侂
冑然後乃退 禹性傳○右一節乙丑所聞於此言可見先生平日出處之大槩也本註
性傳嘗問使朱子當己卯而被召則朱子出歟先生曰必出矣
然己卯人未未稍傷於太過靜菴欲矯其失而諸弊必革不
從使朱子當此必不一日在朝廷也 禹性傳

問仕宦者義有當退則君雖留之而亦可拜疏不待命徑去否
先生曰昔杜範當理宗時爲叅政以言不用抗疏請退帝懇
留之範猶力請不已帝命閉城門不許範出範蓋欲不待命
而徑去故也范純仁自謫所放歸中途徽宗遣使召之純仁
辭以老病直還田里吳澄去國之日不請而徑去帝遣使追
之不及以此觀之古人亦有不待命而去者 金誠一
嘗謂學者曰古有致仕之禮所以崇廉恥勵節義也至於宋時
雖不及致仕之年亦許恬退以遂其志其待士之道可謂有
禮矣後世此路蓁塞一入 韁更無許退之期可勝歎哉 金誠
一
問士雖爲貧而仕擧主苟非其人則其可出耶先生曰不可出

也 李國𣴓

事君

先生入公門必張拱疾趨未嘗緩步嘗為三殿肅拜自始至終齊遬翼如未見勞倦之色 金誠一

君命至門必祗栗惕息亟具冠帶出門祗迎奉置正廳案上下堦四拜然後上堂跪讀又下堦四拜 金誠一

召命每下雖移疾不起常坐不安席夙夜憂惕以俟後命如不得允則或輿疾登道行且上辭期於得 肯而後已 金誠一

先生遭 明廟喪在京之日累月食素氣極萎薾門人子弟交謁更諫請以從權皆不聽至於不可支吾乃行權七八日及歸發程即復素以終卒哭 禹性傳

先生戊辰入都即承差獻官於 康陵禹性傳○初 明廟因山陵近先生以病還鄉未赴哭班至是求差獻官○李咸道

國恤三年內朔望陪祭日未沒就府中先生時為知中樞事齊宿禹性傳○此一節時鮮有行之者創見而記之本註

明廟昇遐朝廷使先生撰行狀諸僚考出政院日記其中有記

明廟好賢之意而詳載 召先生首末繙閱至此矍然曰此

非某所敢撰也某欺罔 先王已極尋常猶惕尤不可冒撰

即趁出大臣以為非先生不可乃令削此語而撰之禹性傳

上之初即位英明穎悟人皆望 聖德之成就未幾流俗之言

日聒于前先生承 召入京雖加寵敬而無典學之志先生

或啓于 經席或上疏章勉以聖學 上優容而已先生

本執謙退又見言不採用歸意益決乃集先賢所作圖補以
已意為聖學十圖以進先生曰吾之報國止此而已 李珥
進聖學十圖 上乃命作屛又印頒羣臣後 上嘗於夜對令
進講是圖侍 經幄者莫有闡明其義者皆以不知對遂不
果講聞者莫不恨之 金誠一
雖退閒年久憂國之念老而益篤往往與學者言及國事輒噓
唏感憤 鄭惟一
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進退而有間聞一政令之善喜不能寐或
擧措失宜憂形於色常以輔養君德扶護士林為先務 金誠一

告君陳戒

庚子十二月八日以正言入對朝講 啓曰唐玄宗明達之主

也非不知以官爵賞功之非也以前日昇平奢侈不節用府庫虛竭計無所出不得已爲之耳方今府庫虛竭請節約用度設遇事變不至大段狼狽也堂啓日記

丁未九月二十七日以應教入侍朝講論語臨文 啓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材者所以因其材之近而成就之使孔子得位行道則其用人亦當各因其材取其所長而任之矣人君兼君師之責養育人材當以此爲法而其於用人亦當以是爲則也須於此等處 體念焉前篇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篇又言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言雖異先進之於禮樂文質得宜卽監於二代之文故欲從之從先進是亦從周之意也周末禮崩樂壞文勝滅質故欲捄時弊而如是

言之也 堂啓日記

戊辰九月三日夕講 啓曰大抵自古人君務去私意近來內需寺李紳訟事快從公論物情感喜慕義殿入畜宗親內官等賞資亦係私恩而亦從諫還收 聖德至矣事盡如此則堯舜之治亦將不遠輿情欣悅矣但有一說其時石尚宮論 啓之時 教以當自內處之此似以 闕內得失外廷不得是非之意也 傳教之意似為未安與前日李紳訟事及還寢私恩之事正相反也古之聖王闕內之事外廷無不豫知宦官宮妾無不領於冢宰曰諸葛亮告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

亦此意也右尚宮之罪微事耳而推類而言前頭設有關係
國家者誘以內間之事不許外庭爭執則奸倖逢迎馴致敗
亡之漸可不懼哉因出所書朱子上孝宗封事於袖中而讀
之曰古先聖王兢〻業〻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
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惟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
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而凡其飲食酒漿衣
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
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
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
九重之邃而凜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

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小瑕纇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宗伏乞 聖照本註○堂陰日記

戊辰九月九日入侍朝 講論語因 啓曰 聖學日漸高明勿以文理語意無不通曉自多也徒知音義句讀而無自得之實則無益於 聖學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釋之者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為學須要體驗於心然後得之已真宗無雜也盡通諸經而無心得之實則昏而無得思之心而不能習熟則殆而不安延平先生語朱子曰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發見處皆天理也存心省察習於其事然後所知為宗得

此乃眞學問也聖賢格言不但朝晝觀之夜半心境靜處體認天理日用間省察朝晝所爲體行旣熟則　聖學宗矣古人云有大疑者必有大寤不思不行則無疑而無寤也堂后日記

十月十三日入侍夕講進　啓曰近來日食乃大變而又有冬雷之變頃者乃　命蹤放而又使還復賢良科此亦謹災之事不可不爲也但以先王遇災知懼側身修德之事觀之則蹤放復科乃文具之一事而修德即其本也只擧文具而緩於修德則其所爲皆歸於空虛而無以感動上天矣常時人君敬天畏天事天三者皆能盡其道而無少間斷然後遇災知懼側身修德至誠上格天心而轉災變爲福祥矣是以詩言敬天之道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天理流行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日
間所為少或違於天理而流於人慾則非所以敬天也故詩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遊行此乃戒幽王之詩幽王不知敬
天故言此而曉之也昊天曰朝及爾遊行者朝亦明也言人
君之遊行天無所不及也天監昭昭豈不可畏故詩又曰畏
天之威于是保之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敬天
畏天之道理如此矣孟子亦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事天之道只在於存養心性而已說此理分明者乃西銘也
其書言乾坤乃人之大父母也人之父母人各所有之父母
乾坤即天下萬物所共有之大父母則人皆吾之同胞萬物

皆吾與者所以明其一體之意也故因事親之道以明事天之道者西銘也其文云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卽前所陳詩畏天威于時保之之言引之以譬子之敬親也不愧屋漏爲無忝以比子之無忝其親也存心養性爲匪懈以比子之事親不懈也此極言事天之道當如孝子之事親不但爲學者所當體念理會在人君受用尤爲親切人君事天之道實不外此矣今也小學將畢而大學則已講宜講此書爲今日目前工夫者在乎此爲他日優入聖人地位者亦在乎此矣堂啓日記

己巳三月四日 上御夜對廳引見諭之曰卿年未七十非致仕之日何以遽欲歸耶對曰小臣無狀不得已退去之事甚多只擧大槩亦五六事也臣年雖未滿七十而今已六十九

歲也 皇朝薛瑄六十九歲致仕以古事見之可以致仕者一也自少沉痼之疾到老益深其中心病尤甚少失調保則必至喪身欲於未死之前乞骸而退者二也自嘉善以上本無立朝踐歷虛冒於退伏中躐躋崇品尸位素餐負 國懈怠之事不可勝數茲未得一日冒處者三也老鈍空踈不及衆人甚遠未知何以得虛名欺罔一世至於上欺 天日往々經席之上上過情無實之言指小臣而 啓之者有之是以 傳敎間有虛佇荷重之意不但在小臣私分萬分惶蹙其在國體尤有所大段妨害者尤不可在朝者四也無才無德而責望太重欲建明某事則必至於妄作以誤國事如避妄作而不為則必將得罪於上下茲欲退去者五也其他小

小之事不可盡陳矣 上曰御令欲歸無乃有款言者乎對
曰小臣常時無學問之力識見亦不明有何可言但近伏見
傳教祔廟時以餘哀未忘儺禮歌謠山臺雜事並 命停寢
可見 孝思有所不忍臣誠感激涕泣小臣無狀逢此 盛
代遽請退去情事缺然不勝感涕然古人云憂治世而危明
主蓋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憂之防有絕人之資則以
獨智御世而有輕忽羣下之意無可憂之則人主必生驕侈
之心此誠可慮也今世亦可謂平治矣然南北有釁生民困
悴府庫空虛將至於國非其國猝然有事變不無土崩瓦解
之勢不可謂無可虞之防也 聖質高明 經席之上精通
文義羣臣才智不足以滿 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厭

倒臣僚獨智御世之漸識者預以爲慮矣小臣前日圖上乾
卦飛龍在天之上又有亢龍有悔之言夫飛龍在天乃人主
極尊之位而其上又有一位則過高矣故過自高亢不肯與
臣下同心同德則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所謂亢龍有悔也夫
龍之爲物以雲而神其變化澤被萬物人主不肯與下人同
心同德則如龍之無雲雖欲神其變化澤被萬物其可得乎
夫太平極則必有生亂之漸若謂今日無干戈之亂小放其
心或有高亢之意或有偏私之狃則如挽舟逆水而一放手
也舟忽下流遇風波而顚覆在於頃刻豈非大可懼哉然必
學問工夫不廢頃刻然後可勝私意夫勝私工夫昭在聖賢
遺書如克己復禮等訓是也主此而做工則學問工夫日深

而獨智馭世之病與高亢之心一己之私皆無所事於除去
而自至於消釋矣小臣幸入　經筵言語拙訥立談間不能
詳陳故極知僭妄而敢進聖學十圖此非小臣私意之所作
皆出先賢之手其間臣只補一二圖而已常於此留心焉則
設令小臣累年　侍講其所陳啓無以外此矣若小學圖白
鹿洞規圖雖前所無而非小臣自創也只以朱子小學題目
及白鹿洞規排列作圖少無添入於朱子本意之外也夙興
夜寐箴圖亦小臣為之然用先賢所作箴語依倣敬齋箴圖
而為之矣其工夫則前日劄子以思字學字為主意以此致
力焉則其中義理必自覺得至於用力之久而所得益深則
清明在躬而發揮於事業可知此小臣願忠納誨之誠也

上曰十圖中心統性情圖凡三而中圖下圖卿爲之耶對曰
此果小臣妄作然上一圖程氏復心作而理氣分言處多有
未穩故舍之而以孟子與程朱之所論本然之性氣質之性
分作中下圖本然之性主於理而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而言
以情言之則循理而發者爲四端合理氣而發者爲七情而
孟子程朱皆分而言之故中圖以本然之性主四端而爲之
下圖以氣質之性主七情而爲之此雖小臣所謂而皆援引
聖賢之語一毫不敢雜以小臣之妄見矣勿以人微而忽之
必曰此乃聖賢之言必不我欺也顧諟而潛心爲眞知實踐
意味日深猶芻豢之悅於口矣　上曰心統性情何謂也對曰
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夫氣爲形而理

具於其中合理氣爲心而爲一身之主宰焉所謂理具於其
中者性也自性發用者情也然則理氣合而爲一身之主宰
者非統性情者乎蓋盛貯是性心也發用亦心也此所以心
統性情也後先生以〻筵中所對有未盡改定其說曰理氣合而爲心自然有虛靈知覺之妙靜而具衆理性也而盛貯該載此性者心也動而應萬事情也而敷施發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統性情以寄奇明彥使他日筵史從有問以是而對焉
上曰虛靈在上而知覺在下何也對曰虛靈心之本體知
覺乃所以應接事物者也所以如此矣　上曰更無可言者
乎對曰我　聖朝祖宗深恩厚澤功德巍巍而但士林之
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須言矣　中宗明聖不
幸己卯禍起一時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奸人

得時報復私怨之時必指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
起自古未有如此之時也 明宗幼沖權奸得志一人敗又
一人出相繼用事士林之禍有不忍言者臣既注之事 啓
之者欲為將來之大戒也自古人君初政求賢納諫正人進
用拂過糾違引君當道故凡人主所欲隨事爭執人主不得
自用而嚴憚厭苦之心生矣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
之心以為若用此人則吾所欲為無不如意自此遂與小人
合而正人君子無著手處然後小人得志指朋引類無所不
為方今初政似無可虞諫臣之言屈意從之無大過矣然此
特一時勉強而已久而奸人伺隙投間 聖心一移則安保
其如今日之勉強乎如此則邪正分黨奸人必勝與初政大

相反者多矣以唐玄宗觀之則開元時如姚崇宋璟羣賢
滿朝以致太平而玄宗多慾又貪女色君子則諫之而李林
甫楊國忠輩專事逢迎於是君子逐而小人用終致天寶
之亂一君之事而如二人爲者初與君子合終與小人合故
也 聖明以此爲大監戒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則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戒告之言當日日勉戒爲但卿於
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三公皆清愼六卿無可邪慝
朝廷如此誠不易也若別有一番人出則雖或欲有施爲令
姑毋以此等人爲不足而輕爲易置也至於首相當危疑之
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誠國家柱石之臣所當
倚重者意其無出於此人也 上曰學問之人無可薦者乎

對曰此則難言也向意之人則在今非止一二昔有問於程子曰門人孰有所得乎程子曰謂之有所得則不易言也其時如游酢楊時謝良佐張繹李籲尹享有火遌諸人在門下而不許以有所得況臣何敢以某人有所得仰欺天日乎其中如奇大升多見文字於理學所見最為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斂工夫少此未盡處也小臣常時勉之以刻意加功而未能痛下工夫然如此儒臣亦不易得也 堂后日記

居官 附教子弟居官

讀書堂官員雖輪番相代而例以他官充選職事鞅掌勿勿出入無久處讀書者先生亦須是選雖常在禁從而性好閒寂至已番則常在書堂不入城中或代他番仍居之故近世

讀書官能耐久處者必稱先生焉 鄭惟一

姓傳嘗過丹陽逢老氓問從前太守孰爲善治氓對以黃俊良又問此其最尤否曰李某某其尤也姓傳問然則何以先說黃其答曰黃近而又有陳疏除貢賦一事故也李公來從未久雖無建白而舉措之間服人心志使人愛慕至今不忘耳

禹姓傳

時事一變先生無意行道丹陽之出蓋將爲賦歸計也簿書之暇惟以書史自娛或獨往龜潭石門之間倘佯終日而返比還行李蕭然只載三箇怪石而已務守豐基留意學校試陵周愼齋曾創白雲洞書院而事尚未竟先生上書方伯轉達于朝其 賜額頒文蓋自先生始也暇日到院中與諸生

講學不倦必以古人為己之學諄復告諭焉　金誠一

先生之去丹陽行道竹嶺官卒負麻束而前曰此衙田所收例為行需故追納之先生曰非我所令汝何負來卻去　李德弘

解豐基歸家之日行橐蕭然唯書籍數籍馱而已其所載柳籠到家還付官卒　李安道

吏治一以簡靜不擾為尚其收賦於民也雖甚輕約而若民所當為者亦無所增減不為違道干譽之事故人謂先生不及於周慎齋云蓋慎齋為政頗用術數顛倒一郡之民故民翕然稱之先生悃愊無華一以其正其待吏民一以誠信不逆其欺詐也人不知曰詐不足而歲計有餘故云耳然此豈足以論先生輕重哉　金誠一

問父兄爲邑宰子弟往從於義何如先生曰以國法揆之事于
雖當辛去而已嫁之女子不許帶行則子弟之不去爲是但
以古事揆之李信甫任鉛山時延平先生時亦往來或與夫
人同往以父從子猶可況子弟乎然古今異宜而中原與本
國郡縣之制大有不同中原則爲郡縣者皆有月俸雖往事
俯育以及親戚猶無害也今則無月俸之制而以官物爲己
用則多率子弟涵煩官舍豈合義乎爲子弟者雖因覲省
往來不可留連以貽其弊也 金誠一○自京大同設法後始有守令月俸當先生時無月俸
爲大司成以作人爲己任通文四學以勸勉又發策問以爲學
之道時士習已敗反以爲迂無一人對策者 金誠一
館學儒生以飲食美惡爲養士之能否少不如意則謗議沸騰

官貟或曲為要譽供頓極其豐美庫財蕩盡典僕亦不支
先生深以為非及為館官惟以禮義養士而口體之養不為
致力館中皆怪怒先生知士習不可變未幾移疾不出 金誠一
與子寯書曰見書知好去上 殿深慰凡事千萬謹慎毋貽羞
悔大抵身在冷官若不以恬靜苦淡為心必有為所不當為
之事更須戒之更須戒之 家書
又曰所送雜物官本清冷雖或有俸食之餘亦必不多今貿物
馱送於我心至為未安蓋小小食物則無害若勉強過為則
非居官者清心省事之道竊恐習慣如此後日難收拾也近
見門蔭之人至為守令無知妄作專利一已不顧其他令人
憤惘人心至危真可戒也 家書

又曰銀唇(魚名)出處知無妨故受之大抵爲親之心雖切若小有非義苟得之物不可耳 家書

又曰納炭事觀奴輩之意欲依汝圖貿於慶州地輸納此甚非便故禁叱而送汝亦勿聽所以然者恐籍口作弊耳 家書

又曰倭寇聲息甚惡凡食祿者皆當思效忠節不可萌規避之心但參奉以護衛 御容爲職萬有警急不可不須稟而擅便爲之 家書○集慶殿奉安 太祖御容故云

又曰近見金生滇其所歷驛路聞驛奴等語每云察訪雖有善意只緣長在本宅本驛吏乘時侵暴不勝其苦 如出一口云無汝過於寬縱下人不爲畏戢故然耶千萬留心摘發痛治庶少免過 家書○時爲安奇察訪

又曰傳聞不及容行之八界汝於凡事每不爲汲汲趁期之計此甚不可須十分操心勿至生事爲老父羞大抵 國使待之之禮極隆何可慢忽而有不及事之累乎於事體甚關故云 家書

退溪言行錄卷之四

類編

論理氣

先生引朱子書教德弘曰心雖主乎一身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 此自人而言 理雖散在事物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 此自物而言 初不可以外外精粗論註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窮理者須先知此義之如何 李德弘

問理字之義先生曰若從先儒造舟行水造車行達之說仔細

思量則餘皆可推也夫舟當行水車當行陸此理也舟而行陸車而行水則非其理也君當仁臣當敬父當慈子當孝則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則非其理也以此而推之則理之實處可知也又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之無外者此理也斂之無内者亦此理也無方所無形體隨處充足各具一極未見有欠剩處 金誠一

問鍮器水實則沈虛則浮此理之實體否先生曰然是晦庵所謂車不行水舟不行陸之類甚善又問理字曰朱子曰凡事物之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理蓋所當然即君當仁子當孝之類所以然即所以仁所以孝者便是曰車不行水舟不行陸其義如何曰這箇包括無限意味君於此

語反覆研精舟何以行水而不能行於陸車何以行陸而不能行於水思之又思久而爛熟則自有通透之時矣豈言語之所形容者 李德弘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莫是車不行水舟不行陸之義與先生曰其間不無此意思此則實道之妙用上下昭著流動充滿之義故朱子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今若以車不行水舟不行陸之義推之鳶陽物也故戾于天而不得潛于水魚陰物也故躍于淵而不得飛于天孰

使之然也此自然之妙不容已之地要在默而識之曰潑潑
東坡註月光照水浮動貌然否曰釋氏亦用此語其學知有
心而不知有理東坡此註蓋爲釋氏主心而發釋氏云心有光爍爍地本註
不合於中庸本義嘗考韻會潑棄水也凡水棄之則分散灑
著此重言潑潑蓋喩此理之分散著落各有條別上天下水
無不昭著之義曰潑潑或云天理流行無所礙滯之妙然否
曰此活字之義非潑潑之義曰然則所謂活潑潑地者非釋
氏之意耶曰朱子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
亦言之耳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吾
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
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

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安可同日而語
哉且子思而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
氏則擧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日而語哉此言明

問鳶飛魚躍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義同者何也先生曰鳶
飛魚躍狀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天惟無欲故
理氣流行自然無一息間斷人亦必有所事而無期待去念
助長之病則本體呈露妙用顯行亦無一息之間其衆乃如
此 金誠一

嘗曰子思鳶飛魚躍之旨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
同知此然後可知天淵之妙 金睟

問人同稟一元之氣而氣質之不同何也先生曰人之生也雖

曰同禀一元之氣而一元之氣亦自不齊蓋自一元而分爲陰陽則其氣固有淸濁之分陰陽又分爲五行則其爲氣也或生或克或順或逆或升或降或往或復或來或去或闢或闔或旺或衰紛綸交盪顚倒錯綜淳漓淸濁有萬不齊人稟是氣而生則其氣質之不同何足怪乎先儒所理騰倒到今日者正指二五不齊處言也　金誠一

問大學或問經一章小註黃氏曰天道理陰陽五行氣合而言之則氣卽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然則分而言之其義如何合而言之其義亦如何而抑無先後之可言歟先生曰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道者生物之本器者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

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其性雖不外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蔡節齋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下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卽器也之謂蓋不分言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言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有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是有此性卽有是情也有則俱有道卽器皆程子之說也或又問於朱子曰必有理然後有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非別有一物卽存乎氣之中無是氣理無掛搭處今以此三說推之理與氣本不相離而亦不相雜不分而言則混爲一物而不知其不相雜也不合而言則判爲二物而不知其不相離

也 李德弘

問君臣之理固具於我草木之理亦皆與我同曰不可下同字只是一已而如有形之物則必有彼此理無形底物事何嘗分彼此子思於中庸只言天下之大本凡此坐中吾有大本君亦有大本此外雖千千萬萬人皆有大本彼不借於我我不借於彼若有形底物事則彼多則此不足我得則君不得此無形底物豈有彼此物我之分乎但存則不失否則失之因云朱先生以理比水云鰍魚肚裏有水此亦水也鯉魚肚裏有水此亦水也此言無彼此也某則猶以此比為未精蓋水有形也理無形也 禹性傳

論禮 冠昏喪祭

問家禮前一日宿賓儀禮註曰宿進也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
補註曰是傐宿戒之從何為是先生曰補註是 金睟○此以下冠禮
問家禮註司馬温公曰古者冠用醴醴乃一宿醇酒也而温公
曰今私家無醴是醴何醴也先生曰非今之所謂醴也乃五
齊之醴也 金睟
昏禮頹廢世無行之者丁卯因朴欏 先生孫壻 之來始倣古禮為壻
婦禮見儀然恐其有駭於聞見不能盡從古禮不數年京鄉
士大夫於昏嫁之時不得行此禮見之儀往往直行古禮究
其所以則蓋權輿於此也 李安道○此以下昏禮
或人問家弟為人養子而吾祖母喪未葬有人求昏養父主
昏於義何如先生曰不問我而為之則已既問則吾豈可以

非禮教人為之也其人卒不為旨 金富倫

中廟之喪朝議欲於卒哭後用黑笠黑帶先生時在玉堂與同僚獻議正之 金誠一 ○此以下喪禮

明廟之喪先生以五禮儀君臣喪制多不倫欲依朱子君臣服制議參酌更定諭諸禮曹禮曹堂上難

先生曰諸生就館 時太學生以論普雨不得請空館 一所不得已若不就館其於國葬發引必廢哭送之禮大禮何忍廢也性傳與城中士子莫非王臣皆可出郊哭送 君喪諸生亦可於路下散處哭送不須成班列如在館時而後為之也答曰不可若無班次不可往哭此非無情分敵也 禹性傳

嘗曰我朝喪制戾於古禮輕其所重重其所輕大是未安以儀

禮言在朝者爲君皆斬衰畿民齊衰三月而除外民無服而今者勿論在朝與外民皆白衣白笠無别若此遐方或有常白而畋漁者豈不悖於情哉曾聞花潭値 中廟喪疏論此事政院以 仁廟凡聞提起喪事必至慟傷故封還不入云聞其疏中所論極有義理 禹柱傳

問今在 國恤之中方服素帶黑則改葬易服時當脫去黑帶而帶衰帶乎君父之喪不可相厭否先生曰以禮觀之不可脫黑以今情言之不脫似難 金誠一

又問凡服重服而遭輕喪則亦有服其服而吊哭之文今在 國恤而遭改葬之服亦脫黑而帶素於情禮似無礙不審禮不可脫黑而今情似難者何謂也先生曰禮君喪在身不敢

服私喪云云此通指親喪而言也未服者不敢服既服者不
敢除者古之義也今白冠衣黑帶君喪也而乃欲改葬親而
脫黑服麻則非古禮也故云不可脫黑也然今人當 國恤
遭親喪例皆服喪則獨於改葬親而不脫黑服麻似駭俗故
云以今言之似亦難耳 金誠一

逑昔詣先生門下適值 國喪之時有門喪先生不許朞功成
服其所謂成服者即世俗布帶也問有君喪則雖士人亦不
敢服期功之服乎答曰頭戴君喪白笠腰著私喪布帶一身
而兼公私之服豈可乎自是始知有 國喪則不敢服期功
之私服也 鄭逑

戊辰冬仲兄遭所後父清原公憂又遭本生貞夫人憂千里兩

喪偕出一時斬衰服未成而齊衰訃已至濟羅酷變禮有難處禹性傳往復稟質于先生成服禮訖奉訃設位既又成服而留重喪一日乃始奔哭本生喪先生命也出鄭鄭崑

問七星板穿用北斗形何義歟先生曰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也金睟

問家禮成服腰經散垂三尺厥後不言其絞散垂終三年乎曰無三年散垂之理如此處恐或未備問按禮記小斂環經散帶成服絰經絞散帶交哭弁經可如此行之否曰節文太繁恐不可從只得依家禮小斂括髮成服腰經只不散垂為當禹性傳

嘗云其父卒而為祖父母承重者其母在則其妻為祖父母只

服本服大功不可服齊斬蓋未爲適〻也 又云此語見通典爲姓傳

問庶子爲適母父母兄弟姊妹皆有服乃畏服也而 國制無之何如先生曰爲之好 金睟

問易月之制雖祖父母兄弟之喪期月之外不許持服在官者皆吉冠從仕其來已久不可卒改也然當國事固宜如此若四館齋進等宴乃私會也爲右位者亦以時王之制強之參宴則如之何先生曰昔呂子約爲東萊之喪解官持服朝廷許之君子至今以爲美談若欲持服當如此然後方行己志不然則只得從俗而已吾於時王之制蓋無如何耳 金誠一

又曰禮無兩是事無兩便在官者若欲必行己志事多掣礙終未見其可也 金誠一

嘗謂學者曰吾東方喪紀廢毁無可言者世俗例於葬送祥祭之日喪家必設酒食以待弔客客之無知者或醉或達朝甚無謂也君輩其講求處是之道及易簀之日遺命戒之 金誠一

問妻妾有服以其已有服衰之禮準之使自別處善謹其三年乎或云卒哭可也或云小祥可也孰是先生曰禮婦人奔父母喪練而歸 李國弼

與子寯書曰以余衰病固難強執但時無緣素 加苦之患何敢輕減重服耶古人五服皆成服今自期功以下只以經帶行之太簡太薄若又輕易開素則是簡中又簡薄中又薄余所以不敢輕減也若因此有加患余豈不計軀命而膠泥乎

家書

問初喪上食時撤朝夕奠否先生曰勿撤可也 金富倫

又曰禮未葬前奠用一酌云云且未葬前考妣位合奈者尤非禮也 金富倫

又曰禮未葬啜粥云者以古者士踰月大夫三月而葬也今或葬不及期而過時而葬者氣力羸悴則不可一執禮經而致病也 金富倫

與子寯書曰喪主於家每事考家禮兼問時俗通行之宜勉力操心勿取譏議於入至可至可况汝等皆不及行汝母之喪此喪即汝母之喪以此爲則心自不容於不謹矣或與親母有間此乃無知之論陷人於非義不可聽也今京中士大夫喪禮雖未盡合禮亦多可觀汝等若不及於古而又取譏於今則

其何以立身乎但毋使過用氣力而至於生病耳 家書○丙午寫丁權

夫人覈

鄉人有伐黃腸木為槨以葬其親先生曰雖欲厚葬其親豈可
伐禁木乎乃引虧姑成婦之事以責之 金誠一○虧姑成婦事見左傳和齊姜之姑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蓋譏虧其姑之事而成其婦之棺也先生之意蓋以黃腸木國家棺材而私自葬親有類於虧姑成婦

問塋域四方築環堵以備不虞何如先生曰非古也築牆不已
則將至於築室 李國弼

嘗曰廬墓之制出於後世葬而返魂禮也但人家內外之分男
女之別不能斬然則喪祭恐不能謹嚴終有所未安者 金誠一

金就礪問內喪以男奴為祭僕何如先生曰此是非禮若以女

僕爲之則似當而廬所畜婢子又未安以子弟爲執事陳設
諸事皆令子弟行之似合禮嘗觀 宗廟之祭大祝啓 君
之主櫝內官啓 小君之櫝亦以此也 金誠一
嘗曰令人吊內喪者雖非親戚而直拜靈座前此非禮也生時
未有通家升堂之分則內外之禮截然不可亂也 金誠一
與子寯書曰汝有非輕之病不可固執況虛痰本因脾胃受病而
作令送乾脯數脡令汝從權開素汝不可違吾悶懇之意今
日 缺二字 卽用肉汁雖開素仍帶絰帶不妨但不可對人飲食
或與衆坐當有飲食之事則起避之此非飾僞諱食而然乃
自歉以示不敢茜人之意也蓋爲病開素不得已從權故耳 家書
又曰汝若求則饗亦素食可也但亦有禁君勢不可皆素則當

食時汝須別處食之不當與肉食之人對食也 家書○戊申春寓時心喪將終侍先生母陽任一時時也

嘗曰昔人當喪得病令女僕供湯藥仍得不謹之平名生轗軻於世別嫌不可不嚴也 金誠一

問合葬先生曰夫婦一體合葬亦古禮也問同槨如何曰同槨亦宜問葬之先後曰喪在一時則先輕後重禮也 金富倫

問葬後考妣合祭曰喪有先後則吉凶有異不可更援已吉之主而混祭今世之俗葬後必合祭此禮古所未有也 金富倫

問合葬虞祭祝文曰遷墓而合窆則虞祭時必有兩祝固是 金富倫

問改葬服緦麻三月古禮也七日今制也今之改葬父母而爲之服者

以古乎以今乎曰以今似非 李國弼

柳仲淹爲人後丁本生母喪期後不忍脫衰堅欲終制先生曰先生制禮不可過也豈可輕情直行乎旣爲人後而又欲顧私親則是二本也其可乎 金誠一

己巳二月李先生請於文昭殿正 太祖東向及昭穆立位不從時 仁 明兩廟將祔 文昭殿殿之祫享位次 大祖居北南向昭穆東西向而殿宇南北短東西長 仁 明祔于祫享則殿宇不容故大臣欲折開殿宇補其南以容加設之位先生以爲古者祫享之位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 宗廟無祫享之議只於原廟即文昭殿有祫享而位次非古若因此會正 大祖東向之位南北昭穆相對則無折開殿宇之弊有

因俗反古之美遂作圖為說而進之 上議于大臣大臣以為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不可遷變議遂不行按人君之奉先當崇重於宗廟而原廟非所當設也李純文自度自今不能廢原廟故欲就原中行古禮是亦處變而得正也 主上旣不好古大臣又無識量以沮儒者之議宜賢者之不留也 李珥○此以下祭禮

上嘗問昭穆之制對曰凡宗廟之制太祖東向而坐昭則居北而向南南卽取其明也穆則居南而向北北卽取其幽深之意也故尊位則必自西而東向昭穆則分左右而為位也 李安道

中朝去文廟追崇之號改題先聖先師朝廷亦有欲遵是制者

先生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然尊以是號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無異議而一朝削去實所未安今此舉措何可輕議 金誠一

金富弼問易東書院尊祀程朱兩先生何如先生曰兩先生皆大有功於易學者也旣曰易東則立廟尊祀配已爲祭酒固是盛事但院中諸事草草已甚旣無學田又鮮典僕卒能建此重禮終至於褻慢則求以尊之反以慢之也恐不如獨祀禹祭酒爲便 金誠一

問家禮不論公卿大夫士而並許祭四代但 國制則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祭二代如此之禮何以處之先生曰 國制如此雖曰不敢違然孝子慈孫依古禮斷然行之則豈

有不可蓋古者昭穆異廟故月祭享嘗各有其制至於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作而高祖自有服若以遠近爲疏數而仲月之享或不及於高祖則人神之未安庸有極乎故朱先生嘗與時宰書曰如此等禮不可輕易言之惟在達臣建白復昭穆舊制乃可云今何更有所云云至於　國制七品以下祭二代之說尤所難行在七品以下時雖祭二代而祔躋六品則應祭三代此時固可追造神主乎且六品以上得祭三代而或因罪削官則並與曾祖神主而毁之乎一造一毁一視子孫爵秩之高下寧有是理此殊不可曉李國弼

問世俗多不行高祖之祭忌日或飲酒食肉甚者至預於宴樂可駭先生曰高祖乃有服之親何可不祭程朱已行之考

諸禮文可見然時王之制如此何可責彼之不行但當自盡而已 金誠一

問祖考之終在閏月者復遇亡歲之閏月則行祭於閏乎先生曰閏非正月人之行祭常以正月而獨於是歲依亡歲之月而祭祀未穩祭則依常月行之於閏月亡日則齋素而不祭似當也 金誠一

先生曰人於忌祭時常並祭考妣甚非禮也考祭祭妣猶之可也妣祭祭考豈有敢援尊之義乎吾門亦嘗如此而非宗子故不敢擅改只令吾身後勿用俗耳 金誠一

問祭禮考五禮儀則祭饌器數自卿大夫至士庶人各有其品數之外斷不可越否先生曰祭者之名位有分祭禮亦隨

其品可也但五禮儀亦有難從者饌品脯醢果則最多而魚肉之饍極少人家魚肉隨所得猶可易備脯醢果則豈能常畜之多乎愚意不必盡從其禮雖稱家有無而祭之恐亦無妨但不至僭越可也且器數不可極煩煩則瀆又不能致潔耳 金誠一

問朱子嘗歎昭穆之禮久廢作家禮卻徇時俗之禮何也先生曰時王之制豈可輕改且禮者天下之通行者也舉世不則行雖成空文何益故其答門弟子書深歎古禮之不復而終曰豈若獻議于朝一一滌其謬之為快也云云 金誠一

戊辰七月先生承 召命來京順菴宋寅招振問曰進士成煬奉三代神主不意失火盡為延燒來問於余曰改題神主當於

何所耶余答曰當題於墓所其後更思之題於墓所似無其理須問於先生何如振以此意往質於先生先生答曰人死則葬於山野題主畢即為返魂者使其神歸安於平日居處之所也一朝神主見燒則神魂飄散無所泊矣即於前日安神之所設虛位改題主焚香設祭使飄散之神更依於新主可也前日已返之魂豈可更求於體魄所在之處乎今觀金而精處所答與振所聞不同而而精所聞在於辛酉振之所聞在於戊辰則先生晚年定論可知矣 趙振○先生答金而精書己見文集有曰神主火災者只祠廟火而室屋猶存則當題主於家若並室屋蕩燼則寧從權而題主於墓所似亦可矣汝答趙振之說相反故云云

問祭物右陳何如先生曰神道尚右故也蓋左為陽而右為陰所以尚右神道屬陰故也 金誠一

問家禮寢廟正廟之義先生曰寢廟昭穆所在之地正廟合祭之所見文獻通考朱子大全中庸或問等書 金睟

問祭物三獻後開蓋扱匙冬月則饌物已冷至為未安先進麪餠三獻後進饌何如且禮文無開蓋開蓋之文而饌物氣歇然後方開蓋亦恐未安先生曰神靈享氣扱匙雖在三獻後其前開蓋使饌氣同上不妨 金富倫

問以紙牓行祭與神主之祭異先降神而後參神何如先生曰旣設神位而有紙牓則神亦在是矣先參後降不妨某家亦如是行之 金富倫

問世人托身於人而遇父母之忌請主人之物而行祭何如子女在夫家行其父母之忌祭者亦何如先生曰借物行忌事

某亦聞今人或以使命在州縣而遇忌有如此者殊覺有未安不如勿爲之爲愈也但此亦不可以一槩斷定如身雖在他方而家自行祭者固不當行也若其人家業零替糊口於人而一身之外無行祭者則其間亦須有隨宜處變之道恐不可因遂忌親也婦人在夫家行私親忌祭禮所不當但世俗成習難以卒禁若避正寢則猶或可也舅姑在則尤未便 李國弼

問宗子挈家徙居則其所主祭之神主皆當奉行若其門長不許祖先神主之他歸則因留本家以我田宅所出使得奉祀其餘神主盡爲奉去乎先生曰親未盡之神主恐不可留付門長而去蓋宗子與門長胥失之矣 李國弼

問今世遇忌則前期二日不食肉不飲酒蓋飲酒食肉不至變貌變味則可也全不食飲則似爲未安請依禮而只其日行素何如先生曰依俗例爲之又何不可必欲異衆此乃公病耳金而精亦有此病所以公等多受人嬈憎 李國弼

問禰祭竊欲行之何如先生曰此祭不肖未及行不敢答 李國弼

嘗於夫人忌日某侍食飯餘先生曰世人或於忌日設酒食會隣曲甚非禮也今日則君適在傍故呼與同之耳 金誠一

先生當夫人忌日監司來見先生不稱忌設酒肉皆如常但於進看賓主異饌監司知之乃皆用素 金誠一

問拜墓時族姪列位之原若欲以次第而行祭則登降累原恐筋力疲而誠敬少弛又恐祭物新饌或雜冷暖有異先詣墳

所奠杯引靈而以紙牓合祭於齋宮如何曰無妨設壇於淨地而合祭如何曰尤是大抵古人以誠之所在爲神之所臨而今人凡祭必欲詣墳所此禮非古也况墓祭於禮一年一行而今人必行四節則是後世之俗也 金富倫

又曰山神之祭不可不致誠敬辦物盛祭可也 金富倫

問長子固不可祭妻父母衆子而爲人婿可立祠祭之否先生曰人之長子爲人獨女之婿則事大有妨礙而難處者蓋彼無後又無繼後之子則我當祭之而身承宗祠不可二之也今人或同一祠而祭之其二本甚矣固不足道也雖別立廟亦未免二本之失矣其處之不亦難乎但不幸而遇之則當擇其妻族之親分摠獲使主祠可也 金誠一

問祧主當遷于㝡長之房而或勢有不能然者何以處之答曰
吾門亦有此事而時未定不敢為人謀耳屢問不答 禹柱傳
問妻亡無子且無繼後則其神主祝文題辭當如何先生曰主
則當書曰故室某封某氏云云朱門人嘗問此條朱先生曰
當以亡室書之云云某意亡字似迫切非不忍致死之意以
故字書之恐無妨祝告辭亦同但告者當書夫姓名而夫字
不必書也敢昭告亦改曰謹告而敢昭字恐或可也 金誠一
柱傳嘗問神主旁題書於主之左旁為是先生曰何以知其然
耶曰神道以右為尊左旁乃其下也先生曰某亦舊嘗思之
如此後乃覺其非是以中為尊則旁題不必分上下也時金
而精在坐云以同堂異室之制言書於主左者固在下也至

於昭穆之位則或反居上恐不可以上下論也先生曰此言亦是 柱傳强主此說先生曰二程全書文公家禮圖至於大明會典 國朝五禮儀自古相傳皆書于主右獨於何氏小學圖書于主左若有害於義理則雖自古相傳之說固未必從也初無害於義理而欲廢自古相傳之說偏主何氏之一言何意昔韓文公云甚矣人之好怪也此乃好怪之說也柱傳曰家禮云其下左旁其字指主身而言矣先生因出家禮拈出立小石碑下小註朱子說一段曰如此處不可硬定說公試言刻於其左此亦石碑之左乎若爲石碑之左則是爲自左而倒書耶柱傳曰旣以右爲上則雖如此書之或無乃可乎先生正色曰公何以爲此說人心如印板公若每事自主張

如此甚不當千萬式之 禹性傳

論時事

先生曰中廟隨其子職品封贈其父官甚是美制我 國則不然子雖貴爲通政清顯之職不得爲二品之官則其父無官者不免爲士人爲子之心豈得安乎 金富倫

嘗曰我 朝言路之不廣以有完席也信史之失職以有曹司也諫官爲人主耳目當各以所聞見論 啓而必設完席僉議然後方 啓議若不合雖有正論亦不得行其爲害豈不大哉古者下至百工各執藝以諫亦何嘗有完席乎史官多至八員者所以重史也所當各盡其職而今則諸員皆居素而委置於下番一人所見不必皆正而直筆時或爲右位

不同志者所抹去萬世傳信之書草草已甚可爲寒心又曰
嘗入實錄廳見時政記其實異於朝報者無幾 金誠一
嘗曰近世士類顯言 世祖朝事不知有諱此其所大憂也曾
見公擧兪應孚權近二人比方論之不宜如此以義言之
祖宗之事不可顯言孔子以昭公爲知禮此可見矣 禹性傳
乙巳秋 朝廷拒三浦倭人納款之請時 國恤相仍民生不
保又與倭作釁 國之大憂而在朝無能慮及於此先生適
以典翰在告通于同僚欲入劄陳利害同僚不從先生力疾
獨號 禹性傳
先生言尹任事曰蓋尹元老 明廟之舅尹任 仁廟之舅而
仁廟久在東宮仁聖慈孝中外屬心上下翕然士君子鼓

彝興起元老輩本以凶狡之人雖極猜忌而無言可斥雖欲搆陷而無釁隙可乘趨附權勢求婚於任任終不許之以此兩尹遂成嫌隙胥動浮言 闕內或有非常變故任亦以銅臭武夫奔走宣言於士大夫間曰元老輩謀危東宮不利社稷一時正人君子無不扼腕攘臂期以輔翼春宮以死自許遂推任兵曹判書以樹東宮之羽翼任自期翼戴士林靡然從之元老輩尤極媢嫉不但視任如仇相與語者亦莫不目之不幸 仁廟即位九閱月而上賓 明廟嫡弟當立 文定國廟當垂簾而任不解事理惟知勢利自意一朝失權更無可爲亦不無希冀之心未免瓜李之嫌於是元老以此交蠆競螫以爲逆論之推刃士林芟夷羣賢其禍滔天滌於

黨錮何可忍言 李德弘

晦齋謫居常草進修八規欲上未果而卒其庶子全仁欲成先人之志先生曰時有可不可事有宜不宜以今觀之時與事兩非其宜也或因此惹起事端亦未可知不如深藏篋笥之為愈也蓋時尹元衡當國而　明廟之疑尚未解雖上遺疏未必有益而或致意外之患故先生力止之金誠一

李公夢弼尹東京日語人曰　仁宗初余與李景活同在玉堂館中諸人咸言李復古可相景活獨言李公量挾不宜在相位諸人愕然余亦心疑其言未幾時事大變李公得罪至是知景活之言乃深救李公也景活是時蓋已知未久必有變故恐李公作相得禍尤大故為此言以格諸人之論耳其先

見之明亦非人所及也 鄭惟一

乙丑夏 文定昇遐館學生請誅普雨至於空館而未得請嶺南儒生通文一道請 闕上疏先生曰以討賊復讎誅普雨旣不當其罪而通文一道相率詣 闕又非便蓋人各有所見何可苟同若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不待通文而必相齊應如其不然則雖家道戶曉亦無應者矣故人有所言之事則必自陳䟽可也豈合通一道相率詣 闕也於是宣城永嘉之士聞先生之教獨不赴 闕又曰通文上䟽非儒者所當爲也 金誠一

館學生論普雨之罪未得蒙 允約以勿更赴科擧乃空館先生聞之曰此事甚未安若有一種人奮然以爲吾志未行道

不合長往不返則可也至於羣聚相約則大不可君臣之義豈可如是且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豈有舉國之士皆不赴舉之理乎又曰臺諫辭職亦然 禹柱傳

太學生論普雨之罪不得請至於空館未幾還就尚州儒生通文一道齊詣 闕下更請妖僧之罪且攻太學就館之非禮安士人方議去就先生止之曰太學生陳疏猶可議也遠方草莽之士羣聚伏 闕分義甚不當數三士人以為先生每事以中道自處故如此說草野狂生雖似過激何妨一行先生聞之笑曰儒者以中道自處猶恐有過況先以過激自處耶鄉人遂以先生之名終不行 禹柱傳

是歲十月有別舉之 命諸人方論去就先生顧柱傳曰始約

勿赴擧試過矣旣已有約不赴爲是八約諸儒若皆不赴則
其未八約者亦不可獨赴擧國皆不赴擧此甚未安或試期
稍退或僧雨死度無未安事矣未幾左相李浚慶果 啓
退試期僧雨謫死濟州 禹性傳
問儒生空館何如先生曰有言責者諫於其君而不聽則去可
也至於韋布之士本無言責其上章論列非其職也若事關
宗社之存亾吾道之盛衰義不可不言則亦可上章論列其
聽與否在於君上豈可必其見聽而以得請爲期哉今之館
學遇事必上章若不得請則相率而空館空館而猶未得請
則又相率而聚館其去也猶恐不先其聚也猶恐或後去之
旣非其道聚之又無其名是甚道理古之君子當國家大事

奮不顧身上章抗論而君不聽用則決然而去終身不仕者有之是則可貴若其空館則吾不可知也問空館始於何時先生曰以見於史者言之恐始於宋時捲堂也又曰空館跡似要君 金誠一

問草莽之臣越分陳疏直言不諱殊非君子保身之道若以微言溫辭略陳使不激怒則何如先生曰此等事難於立定規模說也 李國弼

己巳之歸語德弘曰近日爻象甚可憂懼德弘曰先生旣在山林何懼之有曰如愚一身不足恤而其如士林之臲卼邦國之殄瘁何 李德弘